

雍正 嫡商夺奇

这一夜



台湾畅销书作家全新视角 雍正继统真相大调查
爱新觉罗·胤禛——清圣祖康熙的第四子，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。他所经营的雍正王朝，为「康乾盛世」承前启后。然而，从他即位的第一天起，关于他「接班」内幕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……



丁燕石

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大众历史经典馆

这一夜

夺嫡雍正

丁燕石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©丁燕石

本书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10-5457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这一夜雍正夺嫡/丁燕石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1.1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824 - 0

I . ①这… II . ①丁… III 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清前期 IV . ①K249. 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12690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邮 编：100120
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379038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：220千字

印 张：16.75

定 价：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自序

从拼图到推理

大清王朝立国第一个一百年中，最为后人谈论的人物，是以顺治皇帝——爱新觉罗·福临为主轴，上及于他母亲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，下至于他儿子康熙皇帝玄烨和孙子雍正皇帝胤禛。最受到议论和质疑的事，则是被称为清初的三大疑案——“太后下嫁”、“顺治出家”和“雍正夺嫡”。前两案虽在民间流传了两百年，绘声绘色，煞有介事，但当清室即屋，民国肇兴，宫中密档外传，经过多位专家学者考证，已经肯定认为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而降低了追索的意愿。只有“雍正夺嫡”一案，愈加钻研，越多疑窦，以致多位研究清史的学人，锲而不舍，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探索这一疑案的真相。

前些年，大陆拍摄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王朝》红遍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社会，不但把雍正皇帝这位主角炒得无人不知，连带对他

是否“夺嫡”一案，也再度成为话题。

说实话，这出历史大戏，无论从故事的构建，还是到编剧、演员、场景、服装、音乐，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上乘之选。然而，戏剧不可能完全按历史照本宣科，它必然会将史实做一些增删和改变，以迎合观众口味或特定需求。因此，就一出戏剧来说，《雍正王朝》是十分成功的；但是用历史来检验，它对于雍正皇帝这个人的描绘，以及执掌皇权后的行为，都不尽与史实相符。尤其是在继承大统这一紧要关节上，轻描淡写，草草带过，不仅与三百年来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有极大的差异，甚至和屡经删削的官史，也相距甚远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戏究竟是戏，只要不太离谱，就不必加以苛责。

刚好这段时间我准备写雍正皇帝这个人。由于相关的资料太多，我计划用拼图的方式，一步一步将他的思维方式、言语行为和人际关系，切割成一块块，由小见大，从残缺中补其遗阙，从隐晦中拨云见日，把这段经过父子两代——雍正和乾隆及他们的臣子大量篡改、删削的历史，仔细拼凑起来，希望能够恢复其原貌。

经过一番努力，似乎将这幅拼图大致完成。然而，最后却不得不在图中留下两块空白：

一是康熙之死。

二是雍正皇帝继承大统的合法性。

诚然，将近三百年来，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中，早已对这两点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，但都缺乏可信的证据。

什么是可信的证据？大清沿袭明制设太医院，内、外、妇、骨共分十一科，设有“太医入直”制度，轮班执勤，奉旨传召。宫中诊疗，照例详作“脉案”；煎药及服用过程，均详加记录。如同治皇帝染患天花，自发病之初以致崩逝，长达三十六天，每天都有记录，汇装成册，存于内府。甚至于康、雍、乾三代老臣张廷玉和慈禧太后的宠监李莲英等的脉案，也都很完整地存留下来。这些医药档案，如今都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。

中国卫生出版社曾请国内多位著名中医，根据档案馆所藏医药史料，撰写轶闻掌故多篇，以《清代宫廷医话》之名出版。书中虽有“康熙帝健身术”和雍正帝以淆惑人心为名“怒杀道士贾士芳”两则故事，但都未涉及诊病服药情形，对两人崩逝前后的脉案及诊疗经过更无片语只字。据此推测，档案馆似无康熙帝临终前脉案，否则《清代宫廷医话》中应不致忽视；大陆多位研究清史的学人们也同样不会视而不见，只字不提。

之所以把康熙帝之死列为重点之一，是因为它关系到帝位传承。从康熙帝的病情发展以及死亡过程，可以探索到雍正帝继位的经过，至少可以证明官方档案有没有作伪，雍正皇帝有没有说谎。

我有一个心愿：有生之年想循多尔衮的脚步，走一趟从盛京（沈阳）到北京之旅。如能成行，届时一定要造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探究竟。

至于雍正皇帝继承大统的合法性，虽然官方史料强调康熙帝临终前曾召七位皇子（四皇子胤禛不包括在内）和隆科多，口传末命由胤禛即皇帝位，但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，当时七位皇子可能根本就没有奉召，而承旨和口传末命的，仅只隆科多一人而已。

此外，见诸文字的“遗诏”，是胤禛奉“末命”继承大统，已经当了三天皇帝后才正式公布的，而且这份遗诏本身就被认为有问题（这些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交代），因此雍正皇帝继承大统，在人证和物证都受到质疑的情况下，他一直强调继承的合法性，自然受到长期持续的挑战，历经三百年而不衰。

这一来，我规划的这幅拼图，在最关键处出现了两个空白。即使这空白已存在了几百年，但对我来说，仍然感到挫折。

这份略显沮丧的感觉，使我搁笔了一阵子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倒空了心中原先执著的想法，重新翻阅长久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笔记，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。

就在我重新展读雍正皇帝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痛责他几位兄弟的上

谕，以及他在《上谕内阁》中多篇亲笔谕旨，不断强调他继承的合法性时，忽然产生一种新的想法：既然我不能从已有的史料中获得答案，又没能从前辈学人悉心探讨的成果中得到启发，何不另辟蹊径，尝试化身为当事人，体察他的心性、立场、处境和企图，加以转化与融合，也许会有一些新发现。

在整个调适过程中，我特别融入雍正皇帝即位前期——也就是雍正元年到七年这段期间的各式“上谕”。虽然这些谕旨大部分我都看了好多遍，而且仔细做了笔记，但在我扬弃前此的框框，以新的立场和不同的思考方式再次阅读时，似乎一字一句都隐含着当年事件发生时的情景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前几年流行的推理小说，当一件罪案发生后，书中的主角不以行动来进行侦破，而是广泛搜集资料，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，最后获得事实真相而告结案。

感谢雍正皇帝，由于他勤快，由于他喜欢把他的心意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因而留传至今的上谕有数十万字之多。就凭这些亲笔供证，我们得以知道当年帝位传承的若干内幕。他连篇累牍的上谕，有时前后不一，有时互相矛盾；尤其在愤怒中口不择言所透露的秘密，虽然经过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删削，但百密一疏，仍有若干珍贵的史料得以留传。就这样，我从原先规划的“拼图”，转而进行“推理”。我一再仔细研读雍正皇帝的上谕和其他文字专著，根据朝廷内外情况转变，各方势力消长，胤禛与皇父康熙帝之间的互动、与太子和众皇子之间的疏密，以及他的处境、他的心情、他的打算，就文中的言语，甚至一句一字，深入探索他内心的变化与外在的表现。当然，我没有那么神，可以直窥三百年前一位皇帝的内心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已尽了力。

于是，我对“雍正夺嫡”这一公案，大胆做了一个新的结论，这既不是信口开河，更不是哗众取宠。因为这本书，除第六章外，全书每一节文，每一个字都有所本，都是从康熙帝和雍正帝父子口中、笔下的语

言文字中抽取出来，经过淬炼所写下的。

因此，我请求读者诸公在看书时，别急于先知道结果，请从头顺序来看，以免浪费您的时间和金钱；同时也不枉笔者辛苦一场。最后，如果读者诸公接受这一得之愚，我会感到无比荣宠；否则，把它列为三百年来林林总总的乡野传说之一，又待何妨！

目 录

第一章 搜寻真相——康熙皇帝薨逝的那一夜 / 1

- 冬至畅春园 / 1
- 七日中的剧变 / 2
- 《实录》是怎么写的 / 5
- 雍正帝的忆述 / 6
- 西洋人的说法 / 8
- 重重疑云 / 9
- 自曝其短的“上谕” / 11

第二章 康熙皇帝这一大家子 / 14

- 后妃如云 儿女成群 / 15
- 皇帝也望子成龙 / 18
- 当了三十四年皇太子 / 30
- “储位之争”首次交手 / 32
- 皇权神圣 碰触不得 / 37
- 挥泪废太子 / 39
- 多项罪行的责任归属 / 45
- 揭开皇子们夺嫡序幕 / 51

第三章 一代英主 圣明之失 / 60

- 大阿哥与“八贤王” / 60
- 复立太子过程曲折 / 66
- 出尔反尔 复立又废 / 74
- “八贤王” 贤与不肖 / 82
- 晚年留下的一个谜 / 88
- 赍志以殁 憾恨九泉 / 97

第四章 漫天疑云笼罩畅春园 / 101

- 英雄迟暮 / 102
- 流言四播 / 107
- 长夜漫漫何时了 / 110
- “诚孝”乎? “伟人”乎? / 115
- “末命”似有若无 / 122
- “遗诏”似假还真 / 127
- “遗诏”索隐 / 134
- 雍正版的传承制度 / 139
- 一位强硬的老太后 / 145

第五章 “大义”果真“觉迷”了吗? / 150

- 岳大将军无端招祸 / 150
- 一个穷酸秀才的狂想 / 163
- 皇帝“出奇料理” / 168
- 皇帝与秀才口舌争锋 / 173
- 自曝宫廷内幕 / 178
- 谋父之“谋” / 180
- 逼母之“逼” / 185
- 弑兄与屠弟 / 188
- “屠弟”不辩之辩 / 191
- 一生就害在“贤”字上 / 195

- 九阿哥惨死“高墙” / 203
- 大将军王誓不低头 / 216
- 用“祥瑞”证明“天命” / 224
- “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” / 228

第六章 还原真相 / 232

- 开国时期的故事 / 233
- 夺嫡五人组 / 235
- 隆科多与允禩、允祥 / 239
- 风雪之夜一席谈 / 243
- 允禩自我洗脑 / 246
- “隆科多传旨，遂立当今” / 250

第一章 搜寻真相——康熙皇帝薨逝的那一夜

三百多年来，对雍正帝继承皇位总是有若干解不开的疑团在民间广泛流传。当大清帝国覆亡后，紫禁城中不为人知的史料公诸于世，许多专家学者发现了更多足以深入追索的疑点。

冬至畅春园

大清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十一月初七日，高龄已将七十、正在京郊南苑围猎的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，忽然感到身体不适，于是在皇子和大臣们的簇拥下，匆匆忙忙启驾回到近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驻跸的畅春园去。

畅春园并不在紫禁城里，它位于北京城西郊，出西直门过海淀即是。与京城距离不过十二华里（约等于六公里），全园占地五十多亩，是康熙帝南巡后所建第一座具有江南风味的园林，作为他“避喧听政”之所。

这座御苑大约在康熙二十九年完工。自此以后，一年中皇帝除了元旦、祭天等国家大典必须返回京城亲自主持，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驻跸在此园中。

在畅春园，康熙帝既远离京城中的郁闷、燥热和喧嚣，也脱离了紫禁城中高大、空旷、阴森、冷漠的重重殿宇与繁复严苛的仪节。已经在位长

达一甲子的老皇帝，在“日夕万机，罔自暇逸，久积辛劬，渐以滋疾”的情况下，很自然地恋恋于这水木清华，远隔尘嚣，轻松自在而没有太多压力的御苑中。一如他在《御制畅春园记》中所说：“当夫重峦极浦，朝烟夕霏，芳萼发于四序，珍禽喧于百族，禾稼丰稔，满野铺芬，寓景无方，会心斯远。”这正是促使他晚年长时期留在畅春园中的原因。

从南苑到畅春园，有平直宽阔的御道，由于老皇帝身体不适，御辇行进极其缓慢而平稳，使斜倚在宽大御座上的康熙帝似乎感觉不到是在长途行进中。

当御辇进入畅春园后，停在人口高大云石牌坊下，换乘由御前侍卫所准备的软轿，由太监们扶持，前往“澹宁居”后面的寝宫憩息。

这“澹宁居”位于畅春园西北、西花园中的一栋平房，依山傍水，浓荫覆盖，清幽宁谧，既是康熙帝日常起居之地，也是他在园中每日听政之所。

随驾前来的众皇子和大臣们，分别在附近的“佩文斋”和“焦凤轩”盥洗整容后，在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和大学士马齐的邀集下，齐集“春晖堂”，谈论皇帝的病情。

所谓“谈论”，是因为康熙帝精通中西医理，对自己身体尤其了解。他常与太医们研究各种病情以及处方选药，但最后总以他自己的论断为最终决定。曾经有一段时期，他对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医术和药物给予极大的肯定，但在他进一步了解东西方人的体质先天上的差异以后，又回归到以自己的意念和判断为主。这是皇子们、太医们多年来所共知的。开始时，太医们曾以他们的专业，不厌其详地与皇帝辩论，但每一次都被博学精研的皇帝驳得哑口无言。他们知道，以后除了善尽自己的职责，提出意见，其他都无能为力。因此，皇子和大臣们对于皇帝的病情，只能在私下“议论”，而从不敢正面与皇帝“谈论”。当然，像这样的“谈论”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七日中的剧变

从初七日康熙帝自南苑驾返畅春园，众皇子都留在园中祗候，晨昏两

次则至澹宁居前，透过内侍，向父皇定省问安。初八日，内侍总管梁九功传上谕：

朕偶冒风寒，本日即已透汗，需静养斋戒。一应奏章，不必启奏。

皇子们闻知，俱感宽慰，难得有此闲暇，于是各自寻找交情较好的兄弟叙话。

初九日晨，梁九功传上谕：

传四阿哥晋见！

皇子们见父皇单独传见四阿哥胤禛，都感到诧异，但又不便追问原因，只好留在庭前等候了。

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，紧随着梁九功进入寝宫内室，只见父皇斜倚在御榻上，锦被齐胸遮盖得十分密实。室内燃着一大盆熊熊炭火，晨光下胤禛看到父皇双颊微露两团红晕，也不知是体内发热导致，还是被炭火烘的；只是神情已不似前日长途归来时那般困顿。胤禛急忙快步向前跪伏榻前，一面高声问安，一面用双手隔着锦被抱住父皇的下肢，孺慕之情，浓浓显现在脸庞上。

康熙帝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，郑重宣谕：

十五日冬至南郊大祀，命你恭代。

四阿哥胤禛急忙立起身来，退后两步，再次叩头，并且以额触地高声奏道：

父皇龙体欠安，子臣理应随侍在侧，朝夕侍奉。恳请父皇另行简派大臣恭代，以遂子臣乌私之情。

康熙帝没理会他的要求，继续说道：

冬至郊祀上帝，事关重大，朕躬不能亲自前往，特派你恭代。斋戒祀天大典，必须诚敬严格，你去为朕虔诚展祀可也。

胤禛听罢，连连叩头，口称：

儿臣遵旨！

当他退出室外时，只见众兄弟一个个睁大眼睛盯着他，想探个究竟，但却不便开口询问。倒是胤禛若无其事地告诉大家他被派代表父皇前往南郊祀天，接着就传唤自己的护卫和太监，准备一应斋戒所需，即刻启程。

紫禁城南的天坛，从明代起就是历朝皇帝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，位于正阳门外、永定门内街东，周围十公里，正中有高台，名曰“圜丘”，是举行祀天大典的主要场地。附近建有斋宫，则是为了每年定期祭祀之前，皇帝来到这里斋戒祝祷，以示虔敬的居所。

第二天，十一月初十日。四阿哥胤禛在一天之内，接连三次派遣护卫和太监，从天坛斋所前往畅春园，向卧病中的康熙帝“候请圣安”。每一次皇帝都传谕：“朕体稍愈！”

第三天，十一月十一日。胤禛又派护卫和太监回畅春园“候请圣安”。皇帝传谕：“朕体稍愈！”

第四天，十一月十二日。胤禛再派护卫和太监回畅春园“候请圣安”。皇帝传谕：“朕体稍愈！”

第五天，十一月十三日。凌晨两点钟左右，康熙帝病情突然转剧，于是立刻差人到天坛斋所召四阿哥胤禛回畅春园，而且“谕令速至”！南郊祀天则另行派人代理。

紧接着，在约四点钟左右，康熙帝在御榻前召见三阿哥诚亲王允祉、七阿哥淳亲王允祐、八阿哥贝勒允禩、九阿哥贝子允禟、十阿哥敦郡王允禩、十二阿哥贝子允禴、十三阿哥允祥、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八人，当面宣谕：

皇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深肖朕躬，必能克承大统，着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

四阿哥胤禛奉召，到上午十点钟前后，才从天坛斋所疾驰而至，趋进寝宫。康熙帝“告以病势日臻（增）之故”。

这一整天，胤禛三次进入寝宫向父皇问安。

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，康熙帝在寝宫中崩逝。

《实录》是怎么写的

从十一月七日康熙帝因身体不适，自南苑返回畅春园开始，到六天后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崩逝，七天中所发生的经过情形，全部都是根据官方史料《大清圣祖仁（康熙）皇帝实录》（简称《康熙实录》）原汁原味演绎而来，无论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对话，均严格照本宣科，以存其真。

《康熙实录》是在康熙帝崩逝后，由他的儿子——皇位继承人大清世宗宪（雍正）皇帝胤禛，于雍正元年二月，命大学士马齐、张廷玉、蒋廷锡为监修总裁官，花了将近九年时间纂修完成的。在雍正帝亲撰的序文中，盛赞这部实录“发金匮之秘藏，稽纶言于政地，表年系日，敬谨编辑，纪言纪事，巨细靡遗”。他也曾“斋肃展礼，亲加详阅”。

除了《康熙实录》将康熙帝人生最后旅程的七天加以记述而外，他的继承人雍正帝逝世后纂修的《雍正实录》中，也同样对这七天所发生的事加以记载。

《雍正实录》卷一所载，从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自南苑返回畅春园起，至十三日雍正帝奉召自天坛驰回畅春园，趋进寝宫，康熙帝“告以病势日臻（增）之故”这一大段文字，与《康熙实录》完全相同，只有在“趋进寝宫”四字之前，缺少了时间——“已刻”（上午十点左右）两字。如果不对照《康熙实录》，就无从知道雍正帝是什么时候进入寝宫的。还有，从“告以病势日臻（增）之故”这一句下面，《康熙实录》记载雍正帝曾

“三次”进入寝宫向父皇问安；而《雍正实录》则记为“五次”。

除了上述雍正帝入宫“时间”和问安“次数”不同，《雍正实录》还在“戌刻，圣祖宾天”这句话下面多出一段极其重要的文字：

上（雍正帝）哀痛号呼，撆踊不已。尚书隆科多进曰：“大行皇帝，深惟大计，付授鸿基，宜先定大事，方可办理一切丧仪。”上恸哭仆地，良久乃起，趋至御榻前，抚足大恸，亲为圣祖更衣……

随即，诸王大臣恭议殡殓大礼，奉大行皇帝遗体还宫，在分配职务和指派人选时，首次显现新皇帝对众多兄弟们的亲疏好恶。

他命七阿哥允祐守护畅春园；十二阿哥允祹回乾清宫布置灵堂和祭奠所需几筵。这两项都是无关紧要的差使，允祐和允祹也和他似无恩怨。

然后，他命在藩邸时就交情很好的十六阿哥允禄和世子弘升“肃护宫禁”，也就是负责禁宫中的安全责任。

至于准备仪仗、警跸护卫与肃清自畅春园回京御道以保护新皇帝安全的重责大任，则由最亲密的兄弟十三阿哥允祥和亲承“末命”的尚书隆科多两人全权负责。

而随同康熙帝自南苑返回畅春园，七日中朝夕守候并亲承“末命”的三阿哥允祉、八阿哥允禩、九阿哥允禟、十阿哥允䄇四人，都被摒除在外，无事可做，形同外人。这岂不是有些怪异，有些不近情理？

《雍正实录》是在雍正帝崩逝后，由他的儿子——皇位继承人高宗纯（乾隆）皇帝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，命三等伯鄂尔泰任监修总裁官，大学士张廷玉、福敏、徐本、三泰等为总裁官，花了六年时间纂修完成的。首席总裁官张廷玉，历事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祖孙三代皇帝，都备蒙宠信，并且负责主修康熙、雍两朝《实录》，前后历时二十年之久。在昔日专制王朝中，实为异数。

雍正帝的忆述

除了两部《实录》记载如上述，继位的雍正帝在当了七年皇帝之后，